

新都市风情系列·报告文学卷

燕子 著

都市危情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危情/燕子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3

(新都市风情系列丛书)

ISBN 7-5059-3761-8

I. 都... II. 燕...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12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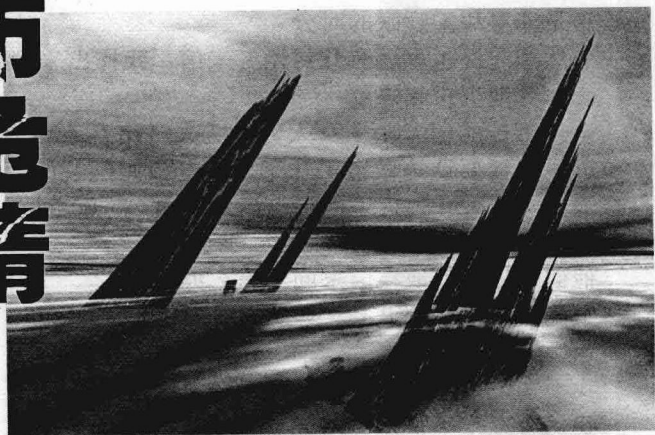
书 名	都市危情
作 者	燕子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肇英
责任技编	罗镇承
平面设计	曾文
责任校对	曾培新
责任印制	北疆
排 版	罗镇承
印 刷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官桥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761-8/I · 2898
定 价	118.00 元 (共 5 卷) (每卷 23.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P1	都市危情
P57	股海股疯
P91	悬浮的世界
P133	破 茧
P191	妹妹你小心地往前走
P215	第一种忠诚
P259	蝶恋花
P291	铁血精魂
P331	魅力深圳

都市危情



初春的夜，温润而轻暖。

天空刚刚止住一场淅淅沥沥飘洒了半个月的春雨，阳台上的花草在远近灯火的折射下闪烁着微光的水珠，随风摇曳，盈荡着迷离梦幻，充实而虚空。

我想，今晚该能睡个好觉了。

可不。

明天是周日，可以睡到日上三竿，早饭、午饭一并办理；

丈夫没有出差，平时寄宿在姐姐家的儿子回来了，不必再担心他们的饥饱寒暖；

下一期的稿子已编发，不必再去冥思苦想那些复杂的情节，中篇小说也写到了最后一章，男女主角的命运已成定局；

今天刚领了工资，儿子的学杂费已交，厨房里有米有面，冰箱里有肉有菜，衣食无忧；

邻居没有大唱卡拉 OK，连楼下马路轰隆作响的货柜车驶过的频率也稀疏了许多。

正是安享甜柔睡眠的时分。

忽然想起提包里还有几封读者来信，我掏出来徐徐展开。

心情蓦地沉重起来。

全是诉苦的信。一个女人诉说丈夫烂赌且不珍惜她；一个女孩诉说老板要认她做“干妹子”而老板娘则视她为狐狸精喊打喊杀；一个大专生诉说他因身高只有 1 米 60 而受尽同学的奚落……

他们无一例外地在信末问“怎么办？”

宁静的夜晚被这几封陌生人的来信搅动得骚动不安起来，我睡意顿失。

我不知该如何回信，因为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也有过很不快乐的时候。懊丧、愁闷、绝望犹如一团看不见但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裹挟着一切向正中挤压，令人喘不过气。这种时刻，我也渴望能有个人分享我的感觉。

但我往往愿意独自陷入沉默和寂寞。因为有些事情是不想向别人诉说的，有些事情是不必向别人诉说的，有些事情是不该向别人诉说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向别人诉说的，有些事情是根本无法开口向别人诉说的，而有的事情，即使在冲动中向别人说了，也会马上后悔的。

我旋开收音机，企图冲散不愉快的联想。

广播电台的热线电话正热，倾诉者通过电波把他们的心事、忧虑向世界发放。

没钱有没钱的痛苦，有钱有有钱的烦恼。

事业无成的抱怨命运不济，事业有成的又觉得心灵空虚。

渴望爱情，却不知人家看中自己的是才是貌还是钱？

男人说优秀女人不见了，女人说优秀男人绝种了。

.....

都市人似乎变得琐碎、弱智、低能了。极细小的事情，也可以啰啰嗦嗦讲上半天，并求讨解决的方法。人们放弃向身边亲友倾诉求助而把陌生人当作知心朋友甚至精神支柱。莫非真的人的生活空间距离越来越远而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

我意识到，许多人都在倍受孤独和莫名的情绪的折磨。在都市热闹繁华的背面，孤独无处不在，而倾诉对象却遥遥难觅。危情在我们的心理四伏。

面对这座绝望的高山，我们深感无能为力。没有人能给倾诉者实质性的帮助。热线电话接听员的劝慰常常空洞无物甚至莫名其妙；杂志刊物的读者信箱栏目里的答复往往调侃、伪幽默多于真诚。

但人们还是忍不住想倾诉，要倾诉，有时仅仅是种宣泄，可能够宣泄也是好的。

在这个平凡的春夜，“倾诉”这个字眼迅疾地深深烙入我的脑海，久久萦绕。我发现自己已无法回避这一人们生活中最需要、最感性、最核心的部分。我打开电脑，触摸并深入。

第一章 徘徊在闭锁的心灵大门之外

有些事物由于它们的微妙性和无限多样性，使得对之进行逻辑分析的一切尝试都会落空……这种东西就是人的心灵。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

——卡西尔《人论》

她，杨妮，刚过 30 岁的女人。都说 30 岁是女人一生的分水岭，30 岁的女人开始衰老。但杨妮依然像一支蓬勃怒放的鲜花：娇美、热情、大度、自信、勇往直前。

认识她的人都羡慕她有个美妙的职业和美满的家庭——香港一家大报的驻深记者，行动自由、见识广泛、薪水又高；丈夫高松原是一家畅销杂志的编辑，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语言；而且，6 岁的女儿聪颖美丽，能背诵近百首唐诗，颇得父母的精髓真传。

没有人知道这个和谐的不可分割的圆已经裂痕处处，甚至连杨妮也没觉察到生活怎么就在她的笑声飘扬中颠倒。

杨妮已习惯了高松原的沉默。自从在大学校园相识相爱至今，已经 12 年了。她以为浪漫的爱情呢喃渐渐变成默然相对是成熟感情的更新和升华。

可在一个灰蒙蒙的清晨，高松原起床后没有照例去送女儿上幼儿园，却走进厨房对正在忙碌的杨妮的背影一字一句地说：“我想调去北京。北京的一家大报要我。”

杨妮的腰脊顿时僵硬了，锅里的牛奶荡洒出来烫伤了她的手。

她觉得有把尖刀硬要把她劈成两半。

是她的另一半自己拽动刀子的。

她眩惑了。

她是个出色的记者，细腻丰厚的情感和观察入微的目光曾把她带进大千世界众多人物的内心，可为什么纵然天天和高松原生活在一起，却突然感到彼此中间竟隔着千山万水？

当初，是高松原坚决要来深圳的。

他们大学毕业后双双留校。他们都是只比著名的老三届低几届的学生。他们的青春岁月虽然不及老三届的坎坷蹉跎，却也悬浮着脚步体味了相同的人生。安顿下来后，他们都舒了一口气，一个讲国际关系史，一个讲中国文学史。虽然挤住在只有 10 平方米，备课、煮饭、洗澡、睡觉都在其中进行的小屋

里，但爱情和学术照耀着前程。他们很安分地教书、读书、写作，老老实实在等着时间把他们一步步推上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位置。

他们想象着一切都会照前人的脚印按部就班地行走。

就在高松原发表了几篇颇带点小圈子轰动效应的学术论文，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身边的世界翻脸了。

冷言冷语，讽刺挖苦，特别是同龄人，好像高松原白捡了多大的便宜。

他拿出稿费请同事们到餐馆“搓”一顿。

全部稿费花光了还垫上半个月的工资，只换来同事们更尖酸的笑谈：“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助教了几年，评职称时高松原想顺水行舟也该靠上讲师的码头了。论条件，他软的硬的全齐：论文、授课课时都是全系拔尖的。但公榜时他仔细看了三遍还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高松原失态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觉得大笑有助于坚强。他做了有生以来最勇敢的一件事，把那张没有自己名字的红纸从墙上扯下来撕碎，然后走到系办公室门口，把一堆碎纸抛个纷纷扬扬。

回到家，高松原对杨妮说：“我们走，我们到南方去。”

那时深圳已经名扬四海了，许多受了委屈的人都以为深圳能令他们扬眉吐气。

杨妮不干。她刚评上讲师呢，虽然她没有发表论文。领导在颁发证书时还意味深长地叫她好好干，党的大门是对她敞开的。况且，女儿才2岁，能拖着她到哪儿去？

高松原便说，他并不想流浪，他天生没有浪漫情愫。他要远走他乡，是命运的逼迫。那时他还能对杨妮推心置腹。

杨妮很不情愿地跟着他。嫁鸡随鸡。她觉得被高松原剥夺了点什么，觉得他欠了她的。

他们的机会不错。户口、房子都没有成为绊脚石。一位老同学在一家杂志社当副老总，看中了高松原的文采，又把杨妮

介绍给报社。深圳果然给他们打开了幸运之窗。

当他们站在宽敞的三室一厅的房中央时，相拥着欢呼雀跃。与那间连懒腰都伸不直的小屋相比，这里有如天堂。

只是天堂里四壁雪白，空空如也。

他们相信不用多久就能把房子填得满满的。

但喜悦并没有长久逗留。老同学脸色严肃地要求高松原每期必须拉到 5000 元以上的广告。

除了老同学和杨妮，高松原在深圳举目无亲。为报知遇之恩，或许是收留之恩，他只好涎着脸串街走巷。

吹嘘本刊发行几十万份，吹嘘写报告文学做软文广告既便宜又风光还很有影响力。

好不容易逮住了一个三流的想出名的企业家，采访时陪吃了一顿饭，听了一通不知所云的胡扯，熬了一个通宵绞尽脑汁拼凑出来的文章，不忍卒读。

他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开始怀念大学校园图书馆的故纸堆。他觉得自己需要的不是世间的喧嚣和浮华，他需要的只是躲进一杯清茶之中，躲进灵魂深处沉淀和清理思想。

老同学动了恻隐之心，让他主持热门的恋爱婚姻家庭之类的栏目，约不到稿子时可以自己胡诌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应景。

他的头都大了。他从来对那些虚幻的添油加醋的爱情故事不感兴趣。

但他不得不写。用他曾经一流的逻辑思维的头脑去勉强进行花哨的形象思维。他的文字越幽默华丽，他的心就越灰暗失落。

杨妮丝毫没感觉到高松原的心理变化。她在深圳如鱼得水。她看不出高松原有任何不妥。女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往往远比男人强。

杨妮走出校园门口，发现深圳有趣极了。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攫取黄金的亢奋，充满了商业竞争的残酷，充满了原始积

累的疯狂，充满了男人的情欲和女人的圈套……当记者令她看清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她看到的不仅仅是萎靡，深圳有太多能令她激动和振奋的东西。

她也要拉广告，也要写“软广告”类的文字，为那些有钱的愿意出名的人涂脂抹粉。除了报社的提成之外，老板在满意之时还可能悄悄地塞给她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她知道很多女人靠色情赚钱。从实践中她摸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验：女人的本事在于连手都没让老板摸一下就能得到支票。她常常用“色迷迷”的微笑误导老板以获取合约。

也有不灵的时候。便陪酒，喝得胃吐血，肩膀和大腿被男人粗重的手乱拍得发疼。

杨妮从不把这些告诉高松原。男人和女人的处世方式完全不一样。他们不能共用一条经验。她知道高松原和她一样在努力地工作以摆脱一穷二白以及过去的不公平待遇。他们虽然做着同一件事情但从来没有彼此的交流或相互改稿。那些文章连他们自己都不屑一顾，也就不会有欣赏的心情拿出来共同分享。他们已失去了文人的共同语言。

他们的黑夜是白天的继续。白天在外奔忙，晚上便趴在各自的写字台上赶稿。她写得很流畅。写那种稿子她已经车熟路：“倒金字塔”式是先写成就后倒叙白手起家的过程；“正金字塔”式是先描述贫穷再一步步揭示如何成为巨富。总之，每个老板或“成功人士”都有一番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杨妮并没有注意到高松原的烟越抽越狠，眉头越皱越紧，手中的笔越来越迟缓。当杨妮已洋洋万言时，高松原的稿纸上仍是一片空白。

一只木偶。一只没有自己色彩和动作的木偶。高松原感到自己为了区区一个职称就冲动地放弃心爱的学术阵地简直是逃兵和败类。他原可以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大放异彩的。在内地，尽管人事关系微妙，但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能够化作一条书虫钻进浩瀚的书海才是人生的最大乐事。

一旦人的自我中心崩溃了，那变成工具的意识能有多少作为？当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像一台黑白分明的钢琴一样被人任意弹奏，他还能够进行多少自我表现呢？

高松原总有一种空了的感觉。他很想把他的希望，他的想法，他的感觉告诉杨妮。他那颗过于骚动和孤独的灵魂总藏着逃避意识，总想逃离所有与它的意志和秩序相悖的事物。

但他无路可逃，闯深圳的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害怕再次触到她睥睨的眼神。

他隐匿住一切情绪。人的烦恼在于，他既要坚持掌握自己的命运，又必须与外界融合。但这种融合只是暂时的，每个肌体都是孤独的，他必须回归到自身的孤独状态中。他感到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又稠又粘又狭小的泥潭里，并越来越深地陷入那臭哄哄的淤泥中。在这个泥潭里没有缱绻的柔情，没有崇高的向往，没有儿童，没有呵护，没有兄弟朋友，没有丈夫，也没有妻子。孤独，只有噬骨的孤独感。

杨妮对高松原的逐渐寡言没有警觉。外面的世界已经太嘈杂了，家里留有一片宁静是件美事。既没有了夫妻之间的激情，冷漠和退化的礼貌便围住了他们。

直到这天早晨高松原说要离开深圳。他说完那句话，眼睛里的神情正像一个刚获释的人所具有的。杨妮这才发现，高松原的心原来一直对她闭锁着。她根本不知道高松原为什么想调到北京，是什么时候开始动这个念头的，又是怎样将之付诸行动的。她一阵恐惧，不知不觉中，一道高耸的屏障已隔开他们。

杨妮在震颤中有千百个疑问和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她想问，她想问，但嚅动着嘴唇，却感到想说几句真心话，竟比登天还难。这才惊觉他们之间好久以来除了日常的几句生活用语之外，似乎没有再讲过别的事情。他不再告诉她他在想什么和需要什么，而她也不再说自己在想些什么和需要什么。他们像一对陌生的房客租住在同一间屋子。

无论如何，她不能就这样放走高松原，也不能放弃在深圳

的一切再次重新开始。她必须弄清楚她和高松原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杨妮把牛奶给女儿喝了，又打开电视机让女儿看，然后跟高松原说：“我们要好好谈谈。”

这场谈话很艰难。杨妮磕磕巴巴地试图能扯住每一根思绪并明白地表述出来，高松原则固执地沉默着。

他们之间的隔膜太深了，一次深刻感人的谈话，并不能马上使昏迷的灵魂觉醒。但只要能说开头，只要能说下去，总能渐渐的拨开迷雾露出真相。杨妮不能肯定还要再过多久高松原才愿意向她敞开心扉，但她能肯定自己率先敞开心扉就能打动高松原，就能激发出一种久违的渴望相知的情感。这种情感会像锤子一样砸烂并摧毁因为失去彼此的心灵而堆砌的围墙。

第二章

是什么妨碍着男人和女人的对话？

正午有一双疯人似的眼睛，血红的干渴在天空发狂，我打开篮子发现，花儿枯死了。

——泰戈尔

阿君的第一位男友是一家外贸公司的部门经理，无论和他干什么，3分钟后，他都会把话题和经商联系起来。每次约会的内容，总离不开吃喝玩乐。每次潇洒、热闹、充满刺激的约会之后，阿君都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丝令人心旷神怡的激情和牵肠挂肚的思念，更没有令人憧憬的遐想。她很希望能与恋人在郊外旁若无人地嬉闹、无拘无束地疯癫，或在林荫小道上手拉手，耳鬓厮磨地散步。但一次都没有，男友很忙，不是带她去参加什么酒会，就是让她陪什么经理董事长跳舞。终于，阿君忍不住开口了：“你就不能和我在花前月下数数星星，

静静地相处一下？”

男友吃惊地望着她，半天才有所醒悟地对她说：“你别太朦胧太罗曼蒂克了喔。现在的人，一个钟头就解决问题了，大家彼此欣赏、喜欢就行了，何必要附庸风雅地玩深沉，摆花架子，走形式呢？”

阿君明白了，男友认为谈情说爱是累赘的，时装、金首饰、外币早已取代了心灵交流和感情揉和。她忽然觉得自己成了某种特殊商品，为自己把感情抛向一位并不懂得感情的商人而后悔。她提出分手，男友像没听懂似的反问：“有没有搞错，我有钱有才有貌，多少女孩子围着我转，你独占鳌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阿君说：“我不满足，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恋爱。”

男友怔怔地望着她，一脸迷惑不解。阿君很悲哀地看了他最后一眼，转身离去。

阿君的第二任男友很有学问但很穷。他们很缠绵地谈人生，谈文学，就是不谈钱和地位。阿君有了执手相对的诗意恋爱。但在一次感情浓烈的亲吻之后，阿君听到了一篇很扫兴的表白：“我庆幸自己找了个便宜的女朋友，不讲虚荣排场。但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你有才有貌，收入也不低，为什么会爱上我这个穷光蛋？现在，嫁男人，找女人都要实力相当，你有钱她有貌方可成功。连找情人也一样。有人戏言，老婆管衣衫，情人管钞票，没有票子谁肯做你的情人？你是不是看准我将来有后福，过两年搏取出国读博士，就能带你出国？”

阿君推开他，挪远了身子，抱着一丝希望解释道：“我在乎的是感情的质量和情调。”

“情调？没有钱你怎么能进西餐厅喝咖啡？怎么唱得起卡拉OK？买得起时装？又凭什么来表达爱情，增进感情？”

刹那间，阿君真恨自己又瞎了眼。难道世上只有实际而没有幻想和情趣的男人？

有位大姐以“过来人”的身份对阿君说：“男人是讲实际

的，注重结果而不强调过程，感情上也同样如此。”

这位大姐的丈夫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古板得几近麻木。她从未听过丈夫主动倾诉过感情，也从未见过丈夫稍为添加热度的示爱举止。她总想在白天的紧张工作之后能在晚上得到一份情感上的慰藉，那怕是个小小的含有温情的手势。她想，夫妻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电视里每隔 10 来分钟就会有一段爱情戏，再笨再不开窍的人也能受到点感染。她尝试着撒点娇，丈夫却毫无反应，她开始还怀疑自己的婚姻，思疑自己嫁给个少了根情感弦的木头人。后来却听到朋友们劝她：“不要太在意，中国的男人就是这样，我们的丈夫也是如此。”

处于恋爱季节的阿君听了大姐的话，为中国男人感到悲哀，也为自己永远没有机会体味恋爱的滋味而感到悲哀。她还没有大姐那种痛苦的、被枯竭的感受。而大姐不仅为自己感到悲哀，也为许多跟她一样处境的中国女人悲哀，女人们都在和什么样的男人共度一生？

许多人把金钱当作感情的主宰，但明显的，把情感的裂变仅仅归咎于金钱是不公平和片面的。我们常常听到男人女人在相互抱怨。女人抱怨男人不理解女人的需要，除了性爱是天经地义之外别的一切举动都是多余麻烦的；抱怨男人动辄就认定女人只属于他一人，不该与别的男人多接触。男人则抱怨女人的要求很奇怪。不少男青年在热线电话中诉说在深圳难以寻到温柔贤良的淑女，指责女人的欲望过大，幻想过于完美。她们往往期望男性既有事业，有钱、有权、有房子，又要英俊、温情、体贴、忠诚；既要有专业技术，又要善于人际钻营，还要有家务能力；既要刚强、稳重，又要幽默、开朗、热情大方。总之是要个既会甜言蜜语地讲情话又能赚大把大把的钱还要入得厨房的“全才”。

在一次“大龄青年联谊会”（其实都是 20 岁出头的年轻男女）上，一位脸无喜色的男子对我诉说：“深圳虽然有那么多的女孩子，但想找位女友‘拍拖’却难似登天。”

在旁静听的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孩突然激愤地插话：“别为赋新词强说愁了。你听说过几个女子为争夺一位毫无出色之处的男子而爆发一场智力与武力的格斗的事情吗？”

她的叙述令人听了心情极其沉重。

在一家大型电子厂的财务部里，有几个如花似玉的精明能干的女孩。一个出纳，一个会计，另外两个由财务部经理领着四出“攻关”搞贷款供公司资金周转。“五朵金花”同吃同住，共同进退，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

一位男子的到来，犹如投入一包重型炸药把往日的和谐、互助互爱的友情炸得支离破碎。

他是老板的外甥，30多岁，长得虽非獐头鼠目，却因类似弱智儿而一副“白痴相”。或许是老板想为他撮合一桩姻缘，便把他放到公司“靓女”、“叻女”最集中的财务部，说是作为总经理助理来熟悉财务运作。

几个女孩都悟性极高，怎么会看不出老板的用心。这个男人虽然丑点傻点，但背靠大山自有福。她们见过太多精明透顶的男人，也曾试过“攀高枝”而摔得极惨，突然有块送上门的“傻猪肉”，便都想抢着要吃。但谁也不露声色，谁都表现得一屑不顾。

晚上在宿舍，她们异口同声地耻笑那位“傻猪肉”，但各自的行动却开始神秘起来。她们平日经常代表公司出外应酬，学会了许多哄男人的本领，且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手段。她们一边在同伴面前踩低“傻猪肉”，一边伺机对“傻猪肉”献尽殷勤，得知同伴们都已成竞争对手之后，便暗地相互堵路拆台。一日，当出纳不惜“色诱”“傻猪肉”被经理撞破之后，挟公挟私经理将出纳骂个狗血淋头，出纳不服气反数落经理的种种“劣行”，在旁观战的几位忍不住加入，一时间，许多不似从女孩子口中飞出的污言秽语像江河奔流。骂得性起，继而动手，激化成一场武力角逐。精心化妆过的脸蛋弄得一塌糊涂，上千元一套的时装也扯开了大口子。她们打着骂着，最后良心

发现，抱在一起自责痛哭，谁也没有力气挣扎着起来整理仪容向站在一旁咧着嘴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傻猪肉”献媚了。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后来，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一个爱上有妇之夫的独身女人时，她热泪滚滚，抽泣得不能自制。她哽咽着说：“有头发谁愿意做癞痢？难道深圳女人就注定是一弯永远残缺的月亮？我不想拆散别人的家庭，也明知他不可能离开妻儿来娶我。我的心脏无缘无故会突然怦然作响，慌乱无比。我为深圳付出的不仅是青春、才智，还有那本应纯洁的精神情感。我也需要一块心灵的空间，至少可以自由地宣泄一下满怀无以诉说的苦闷，我活到这么大年龄，也有最起码的人性需求。但我得不到，或者必须付出很多很多才能换取很少很少。当我的心跳得快承受不住时，我就会跑到大海边上，借着浪涛的拍岸声，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有人认为，当人的生存形态几近窒息，当生活对人过于不公正，会令人将自身的怨恨转嫁他人，从而引发人心向善，做出犯罪行为。而现在我却觉得，将无论多少痛苦委屈统统吞咽下去，压抑在心底并强行在自己身上化解，恐怕更符合中国人的理念。这对我们的社会或许是种幸运，但对于个人却绝对是种悲剧。而正因为这种忍受，导致了社会对个人“悲”的漠视。

我问：什么是当代都市男性最大的隐忧？深圳著名心理学医师胡纪泽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的答案是：男性中心统治地位的动摇，女人在成长而男人在停滞。我对这个空泛而带点玄理的答案不太满意又不得不用心去诠释它。

讨论男人和女人的主题是很难有公正的结果的。每个人都会偏向一边。虽然男人们的聚会谈话往往从女人开始，绕了一圈子又回到女人身上，但很少男人会由衷地赞美女人。而女人，除了哀叹身为女人的“原罪”之外，更有另一种强烈的意识：我是人，更是个作为女性而区别于男性又相对应于男性的人。女人开始固执地在弥漫着男性气氛和父系精神的世界中重拾自

己。

男人和女人，正如宇宙万物由阴阳构成。有天便有地，有太阳便有月亮，有刚便有柔。世上若没有了男人，女人无法生存；没有了女人，男人也活不下去。他们同时呼吸，同时劳动获取食物，更重要的是同时创造下一代男男女女。不管在社会领域还是精神领域，男性和女性具有同样的不可缺少的意义与价值。按理，男人和女人应该融洽地揉为一体，但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生活中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林武正处于一种极度的困惑之中。他觉得自己像一片飘零的枯叶，随便一丝微风就能把他的肉体连同灵魂一起震成碎片。

在妻子面前，林武显得太弱小了。尽管他是一家公司有头有面的部门经理，尽管他是硕士而妻子只是学士，尽管他娶妻时还因为“优秀的男子娶良好的女人”这种“最佳结构”而沾沾自喜，但妻却莫名其妙（在林武的眼中）地脱颖而出，财富、地位、名声都超前于他。

自然是不甘心的。在林武的骨子里，男人是至高无上的，是天生的强者。男人是社会的主体，家庭的主宰。男人应该享受女人，保护女人。

可是虽然林武有固定的收入，妻挣的钱总是比他的多。妻还无比柔顺地把大叠大叠的钱交给他。他总觉得妻在无声地掴他的耳光。他把妻赚的钱原封不动地锁进保险柜里。他的钱足够养家，他不需要妻的钱。

林武和他的妻子都是具有商业头脑的人，知道把钱堆放在家里的愚蠢。可是妻把钱交给了他就好像打定主意不再向他要回，而他根本就不愿去动那些钱。

但是买微利房时，林武还是被迫动用了那堆开始发出霉味发粘的钱。

从此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女人吃男人的住男人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男人吃女人的住女人的却仿佛整个世界都颠倒了。